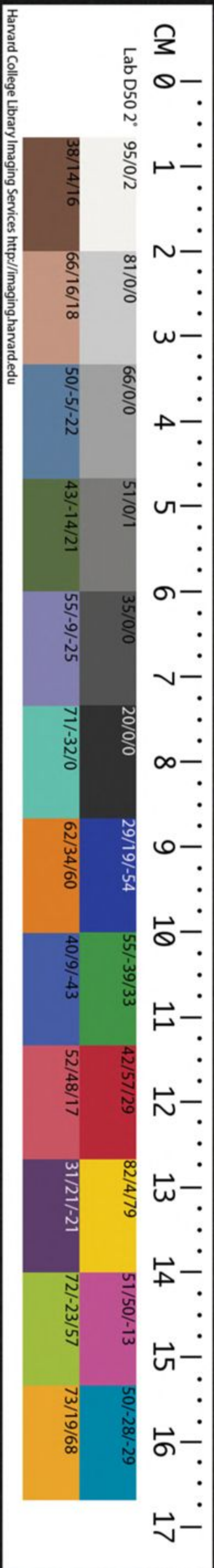


T2571/3202d(33)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傅玄 子咸

咸 字叔直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輔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傅玄

子咸

咸後

父弟

祇

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

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

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

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

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

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  
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  
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  
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  
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  
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  
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  
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

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  
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  
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克舜  
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  
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  
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  
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  
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  
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



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

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



千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  
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  
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  
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  
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  
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  
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  
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  
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

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  
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  
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  
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  
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  
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  
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  
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  
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



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  
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  
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  
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  
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  
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  
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  
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

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  
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  
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  
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  
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  
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  
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  
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



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  
凡関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  
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  
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常不歎息也  
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  
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  
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  
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  
乎近者孔晁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

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諛言之  
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  
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人  
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  
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  
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  
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  
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



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  
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  
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  
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  
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  
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  
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  
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  
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

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  
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  
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  
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  
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  
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與  
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謂者一人  
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



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  
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  
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  
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  
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一畝之課而田  
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  
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  
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

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  
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  
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  
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收一時之利不慮  
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八間此必為害之  
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  
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心且消彌然獸心難  
保不必其可久安也昔後有動釁烈計能  
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



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  
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  
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  
平川因安定西州郿尉募樂徙民重其復  
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  
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  
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  
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實猛之宜申  
省周備一二此誠國大本當

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  
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  
擾邊詔公卿會議之應對所問陳事切直  
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  
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  
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  
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  
宮爲殿內制立位在卿下立恚怒厲聲色  
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立對百僚



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  
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  
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  
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  
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  
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  
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  
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  
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

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  
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  
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  
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  
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  
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剡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  
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  
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



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  
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  
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嘗  
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  
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  
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  
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  
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  
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

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  
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  
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  
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  
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  
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  
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  
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  
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



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  
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  
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  
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  
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  
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按賓求以  
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  
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  
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

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  
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  
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  
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  
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  
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  
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  
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



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

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德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



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  
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  
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慳  
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  
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  
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  
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  
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  
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

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  
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  
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  
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  
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  
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  
復為快耳左丞掾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  
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  
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



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  
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  
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  
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  
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  
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  
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  
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  
不兔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

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  
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  
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  
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  
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  
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  
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  
安封王子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  
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勲赫震動天地自古



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  
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  
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  
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  
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  
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  
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  
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  
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

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  
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  
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頽神有大得失乃維  
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  
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  
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  
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  
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  
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



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  
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  
而當有惜徃後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  
逆鱗之言耶而欵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  
誠頡頏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  
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  
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  
怒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  
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

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涖  
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  
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  
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頽復  
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  
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  
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  
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  
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



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  
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  
爲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  
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  
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  
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  
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  
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  
而無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

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  
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  
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  
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  
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  
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  
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  
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



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  
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  
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  
絕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  
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  
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  
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  
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  
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

後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  
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  
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  
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  
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  
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  
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  
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  
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



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

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閭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



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  
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  
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  
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  
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  
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  
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  
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  
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

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  
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闡塞既所未譬皇  
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  
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  
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  
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  
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  
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令臣裁糾尚書而  
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  
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効按驚人雖非  
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  
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  
人轉尚書郎太傅叅軍皆不起永嘉之亂  
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  
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

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  
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  
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  
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  
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  
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



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萊堰至今充  
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  
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  
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  
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  
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  
待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  
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

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  
楷息瓚駿之壻也為亂兵所害尚書左僕  
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  
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  
祇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  
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  
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勲當  
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



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暮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罔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



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  
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  
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  
遷為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  
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  
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  
子以暢子沖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  
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

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秘  
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  
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  
叙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  
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  
沃任切爭臣傳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  
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  
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



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  
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  
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  
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  
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  
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  
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  
道存焉

贊曰鷓鴣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  
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  
衮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音義

泥陽

說文云泥水出北地郁繆音鷓鴣

純貲

即移亟之紀力莘所中幪蒙鼉直遙

綦母

蘇和無誼譁上音喧同嘆漢貳康本

徧同

遍與通車誼義償音窟反苦骨募音志於避



罵反莫駕反竦反踊反棟反勇反菲反妃反尾反慙反慙反女反六反馥反六反

激反訕反上反古反歷反茅反茨反疾反覆反屋反賈反監反詰反

二反介反脍反烝反烝反請反丞反控反苦反貢反空反癡反丑反之反快反苦反

反反肇反造反詣反七反到反吠反符反廢反巨反普反可反欵反許反物反

額反額反五反陌反鬚反相反俞反庚反餽反譎反咨反嚙反音反泥反乎反細反

遠反語反曰反致反關反苦反穴反覲反他反典反翅反施反智反弛反武反是反

溷反淆反上反胡反困反及反情反千反見反反反情反沾反姑反音反更反互反音反

與反下反胡反縷反力反主反纂反作反管反嘏反音反堰反於反建反瓚反昨反

反反楫反接反盟反津反孟反諤反五反各反崎反嶇反上反鄉反宜反反反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御批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歛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



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  
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  
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  
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  
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  
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  
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  
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  
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

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  
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  
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  
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  
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  
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後  
之秦始皇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  
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



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  
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  
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  
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  
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  
將軍

### 段灼

段灼字休然彭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  
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

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  
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  
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  
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  
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  
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  
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  
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  
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



晉書卷之八  
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  
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  
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慄慄幾非國家  
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  
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  
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  
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  
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  
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

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  
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  
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  
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  
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  
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  
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  
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  
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



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  
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  
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  
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  
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  
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  
誅之後艾叅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  
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  
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

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  
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  
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  
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  
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  
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  
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  
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



葬舊墓遷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狗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

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茲雄虜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涑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



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  
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  
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  
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  
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傳相  
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脩兵馬  
廣布恩信以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  
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磐  
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

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  
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  
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  
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  
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為太山  
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  
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  
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



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  
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  
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  
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  
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  
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  
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  
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  
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

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  
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  
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  
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  
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  
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  
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  
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  
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



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兮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  
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  
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  
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  
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  
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  
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  
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

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  
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  
至恨生長茆裔而又在外任自還抱疾未  
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  
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  
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速事聖明之君  
而庭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  
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  
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



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  
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  
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  
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  
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  
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  
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  
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  
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

時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  
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  
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  
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  
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  
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  
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  
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  
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



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  
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  
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  
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  
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  
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  
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廢  
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  
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  
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  
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  
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後希慕堯舜之名  
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  
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  
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  
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



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  
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  
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  
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  
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  
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  
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  
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  
是歷世姦雄之所鬪偷逋逃之所聚也而  
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  
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  
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  
爲譬言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  
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  
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  
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  
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感蒙恩



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  
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  
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  
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  
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  
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  
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  
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  
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

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  
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  
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  
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慙  
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  
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取長休歸  
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遺  
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  
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



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  
至于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  
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  
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  
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  
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  
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  
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  
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

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  
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  
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柔淫無道肆志  
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  
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  
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  
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  
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  
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



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  
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  
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  
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  
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  
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  
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  
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自穰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  
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  
於晉鄉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  
踵而至故能世為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  
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  
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  
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  
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  
高逆亂閭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  
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



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  
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  
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  
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  
誦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  
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  
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  
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  
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  
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數驅  
雀者鸛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  
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  
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  
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  
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  
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  
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



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  
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  
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  
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  
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  
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  
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  
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  
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

頭涼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  
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  
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  
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  
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  
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  
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  
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  
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



四傳十一  
十七  
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  
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  
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  
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  
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  
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  
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  
業詎可異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  
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

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  
怨神怒及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  
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  
時之今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  
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  
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  
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  
道也恭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  
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



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  
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  
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  
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  
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  
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  
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  
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

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  
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堅不聽  
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  
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  
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  
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  
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  
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  
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



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  
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  
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  
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  
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  
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  
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  
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

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  
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  
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  
然則篳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  
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  
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



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

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徃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弟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猶不



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  
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  
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  
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  
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  
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  
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  
蓋亦楚人失繫弱於雲夢尚未為亡其弓  
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

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  
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  
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  
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亂常  
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  
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  
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  
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  
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



枕而卧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  
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  
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  
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  
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徃代興  
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  
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  
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  
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  
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  
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  
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  
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  
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  
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



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  
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  
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續爲主墓成  
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  
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續獨以家財成墓葬  
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  
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賈勢多  
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  
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

太子之廢也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  
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  
爲驚馬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  
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  
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  
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  
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  
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竦廣洗馬舍人亦無  
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



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  
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  
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  
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  
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  
文學爲名實不讀書倡但共鮮衣好馬縱酒  
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  
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  
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

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  
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  
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  
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  
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  
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  
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  
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  
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



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  
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其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  
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  
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  
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  
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二年思  
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  
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

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  
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  
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  
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  
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  
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  
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  
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  
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



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  
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  
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  
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  
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  
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閤寺恹恹之誠皆爲  
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  
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  
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

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湏刑誅誓  
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  
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  
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  
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  
三老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  
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  
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



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眾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

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替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求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宗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邠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勗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



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  
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  
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  
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  
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  
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  
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  
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

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  
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  
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  
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  
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  
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  
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  
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  
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



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  
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  
至莫不警言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  
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  
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  
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  
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慶興倉卒羣臣皆  
得輒嚴湏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  
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

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未固儲副以安後  
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  
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  
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  
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  
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  
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為善以獎將  
來也續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  
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



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  
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  
傳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  
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  
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己率多輕薄浮  
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  
皆可擇寒門薦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  
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  
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

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  
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賓即同床帳  
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  
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  
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  
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  
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叅笞齒二百聖考  
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  
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



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踈易致構問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續文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

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異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  
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  
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  
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  
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  
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  
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  
太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  
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

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  
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  
間見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  
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  
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徃免父喪  
之後傳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  
繆徽等皆謐父黨其相沉浮人士羞之聞  
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  
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



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

亂政之叅夷憚淫嬖之凶刃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閭續伯官旣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薦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爨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薰終理交道既相侔名亦  
俱泰續伯區區與櫛陳暮偁茲淫屢弗遂  
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音義

咎丑之 骼音格 齒反在智 幢宅江 敦煌二 隍屯 洮

土刀 慄力稔 慄反尚書 耒耜上 廬音增 反吞

吐根 戇子降 狼狽博 盖慨上 苦愛反 或有下

抗氣者 其 枢暗 圜音還 盤薄官 貯張呂 糅反女

反餌 人 吏 監音盍 七卑 履耀反 照 疋悴上 鳥

反光 蕙山輒反 又 婁音樓 孟軻反 何 闕音闕 闕隨上 反口

下音 悽落侯 蛄音蛄 精音遭 殺音殺 獺他達 鸚音然 諸

反識 初 諸 砥反矢 上 征 既音既 古 礪音礪 壽音壽 一 算



畢音績作管特物上則即反填暗適音鮮衣

音磋一七作何反操七刀閣音絮息據叱齒日

髡甘本或作異上反戢阻立捷他達窟骨

反倣昌六恣睢許鼻反縱弱植時勅反楚

植王逸云慎之涉藥落官暮莫胡啜其泣

美啜音啜也見詩傳







